

“王繁”与“王粲”

——曾巩《万山》诗考论

刘永文,李舒宽¹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摘要] 曾巩《万山》一诗最早见于北宋刊刻的《元丰类稿》,第三句“王繁旧居处”,历代《元丰类稿》刻本皆同。然而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十)中陈焯的《宋元诗会》第三句则写作“王粲旧居处”,此后,有些著述在引用此诗时“王繁”就改成了“王粲”。通过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经过考证,最终证实“王繁”一说确定无误,系“王粲”与“繁欽”的省略。

[关键词] 曾巩;《万山》;王粲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9)05-0076-05

湖北襄阳县万山有一处石碑,上刻曾巩《万山》一诗,诗云:

萬山臨漢皋,峰嶺頗秀發。
王繁舊居處,荒草久埋沒。
解佩蓋已迷,沉碑終自伐。
最宜北城望,正值氛藹歇。
縹緲出煙雲,清明動毛發^①。
留連至歸時,長見西林月。

诗中“王繁”究竟是何人?笔者查阅大量资料,发现此诗第三句第二个字存在差异:一是写作“王繁旧居处”,一是写作“王粲旧居处”。对此,笔者进行了详细考证。

—

曾巩《万山》一诗最早见于其胞弟曾肇所编的《元丰类稿》。关于《元丰类稿》,从北宋成书至今,版本繁多,内容也不尽相同。据华中师范大学吴芳芹考证,《元丰类稿》大致可分为3个版本系统:

其一,“元丰本”系列。与曾巩同时的尚书郎王震于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为曾肇所辑《元丰类稿》《续稿》《外集》进行了首次付梓,即所谓的“元丰八年本”。金中叶有临汾坊本,亦是源于北宋旧槧。元大德年间,南丰太守丁思敏以此为底本,主持刊刻了《元丰类稿》,后世明清刻本多从此出,如明正统邹旦本、元黑口本以及各自的衍生本。及至民

国,上海涵芬楼借乌程蒋氏密韵楼藏元刊黑口本影印,发行了四部丛刊本。

其二,“南宋曾文受本”系列。南宋年间,曾巩九世孙曾文受、曾文忠又刊《元丰类稿》,编次与元丰八年本迥异,即“南宋曾文受本”,可惜散佚久矣。其后至明代万历曾敏才刻本王玺序中提及此本,盖万历刻本所从出。清代康熙西爽堂本、乾隆查溪本亦以此为底本。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以万历曾敏才本为底本校勘,得聚珍仿宋版铅印本,即四部备要本。

其三,“康熙顾崧龄本”系列。清康熙长洲顾崧龄以宋本为底本,参校《宋文鉴》《南丰文萃》诸书,再刻《元丰类稿》,后来民国的四库全书本便以此为底本。

笔者分别查阅了现存3个系统的主要版本,对《万山》一诗做了一番考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元丰本”系列——元大德丁思敏本(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写作“王繁”,见图1。

(二)“南宋曾文受本”系列——四部备要本。写作“王繁”,见图2。

(三)“清康熙顾崧龄本”系列——四库丛刊本。写作“王繁”,见图3。

除此之外,近人陈杏珍、晁继周曾选用清顾崧龄刻本为底本,以元大德丁思敏刻本为主要校本,并参

[收稿日期] 2019-04-13

[作者简介] 刘永文(1962-),男,辽宁喀左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¹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諸公龍鳳姿有待入盤相得一固足與致之豈無端
 麴糶來擗擦不知以椅覆蓋云器有極在理良良歎
 隆中
 志士固有特顯然亦勃然孔明方微時鳥駕隆中田
 出身感三顧魚水相後先開迹在庸蜀欲正九鼎遷
 垂成中興業復漢昭秦川平生許與際獨比管樂賢
 人材品目異自得是虛傳
 蔡州昔人居遺堵不可尋青石火埋沒荒煙起空林
 昔人依劉表意氣傳至今廣路競朱敷深藏閱黃金
 構難琦琬問登責積已深然胎覆不累苛得非欽歎
 為惡理當兩足懸考者心
 谷隱寺
 峴南峽峯外自然空谷深丹樓倚碧殿復出道安林
 習池抱鄰曲虛窓漱清音竹靜幽鳥語果孰孤猿吟
 故多物外趣足慰倦客心但恨細塵羈無絲數追尋
 萬山
 萬山臨漢皋峯嶺頗秀發王繁舊居處荒草久埋沒
 解佩蓋已迷沈碑終自伐最宜北城望正值氣鶩歌
 縹緲出煙雲清明動毛髮留連至歸時長見西林月

图 1 “元丰本”系列——元大德丁思敏本

黃金構難琦琬問登責積已深然胎覆不累苛得
 非所歎為惡理當兩足懸考者心
 隆中
 志士固有特顯然亦勃然孔明方微時鳥駕隆中田
 出身感三顧魚水相後先開迹在庸蜀欲正九鼎遷
 垂成中興業復漢昭秦川平生許與際獨比管樂賢
 人材品目異自得是虛傳
 蔡州昔人居遺堵不可尋青石火埋沒荒煙起空林
 昔人依劉表意氣傳至今廣路競朱敷深藏閱黃金
 構難琦琬問登責積已深然胎覆不累苛得非欽歎
 為惡理當兩足懸考者心
 谷隱寺
 峴南峽峯外自然空谷深丹樓倚碧殿復出道安林
 習池抱鄰曲虛窓漱清音竹靜幽鳥語果孰孤猿
 吟故多物外趣足慰倦客心但恨細塵羈無絲數
 追尋
 萬山
 萬山臨漢皋峯嶺頗秀發王繁舊居處荒草久埋
 沒解佩蓋已迷沈碑終自伐最宜北城望正值氣
 鶩歌縹緲出煙雲清明動毛髮留連至歸時長見
 西林月
 題張伯常漢上茅屋
 遠出清漢上隱然一隈長槐柳若雲布連陰入
 堂架陰注鳴溜分畦殖草芳豈惟富桑柘蓋亦餘
 困倉主人事幽屏不願向書即此狗高志風騷
 恣徜徉強起追鏡重運歸真明光清風裏然在
 壁盈文章故柄勿回躬黃鶴本高翔
 移守江西先寄潘延之節推
 憶昔江西別子時我初折腰五斗粟南北相望十
 八年俯仰飛光如轉燭子遺萬事迷恬曠我繁一
 官帶局促早衰贈氣自然薄多病頭毛那更綠人
 情嗒阻肝腸腸世路風波悸心斗牛喜得放山
 輪摩及田家一黃犢幸逢僕放目牛喜得放山
 收買玉潭村頑鈍待磨琢善擗換期反覆雲鴻
 可近眼先明野鹿尙糜顏自性長贖幸未阻歸存

图 2 “南宋曾文受本”系列——四部备要本

萬山
 萬山臨漢皋峯嶺頗秀發王繁舊居處荒草久埋沒
 解佩蓋已迷沈碑終自伐最宜北城望正值氣鶩歌
 縹緲出煙雲清明動毛髮留連至歸時長見西林月
 題張伯常漢上茅屋
 遠出清漢上隱然一隈長槐柳若雲布連陰入虛堂架
 險注鳴溜分畦殖群芳豈惟富桑柘蓋亦餘困倉主人
 情嗒阻肝腸腸世路風波悸心斗牛喜得放山
 輪摩及田家一黃犢幸逢僕放目牛喜得放山
 收買玉潭村頑鈍待磨琢善擗換期反覆雲鴻
 可近眼先明野鹿尙糜顏自性長贖幸未阻歸存
 谷隱寺
 峴南峽峯外自然空谷深丹樓倚碧殿復出道安林
 習池抱鄰曲虛窓漱清音竹靜幽鳥語果孰孤猿吟
 故多物外趣足慰倦客心但恨細塵羈無絲數追尋
 萬山
 萬山臨漢皋峯嶺頗秀發王繁舊居處荒草久埋沒
 解佩蓋已迷沈碑終自伐最宜北城望正值氣鶩歌
 縹緲出煙雲清明動毛髮留連至歸時長見西林月

图 3 “清康熙顾松龄本”系列——四库丛刊本

考了其他十几种衍生本、总集、类书、笔记、专著等进行点校,编撰了《曾巩集》,由中华书局出版,可谓曾巩诗文集的权威著作。笔者查阅了此书,亦发现《万山》诗中写作“王繁”^[1]。另外,由北京大学古文文献研究所编撰的我国第一部宋代诗歌总集《全宋诗》也收录了曾巩的《万山》,在这部考订精细的诗歌总集中,亦写作“王繁”^[2]。由此可见,“王繁”之说并不是刻工的误刻,而是在许多版本中都能找到“依据”的。

然而,清代陳焯的《宋元诗会》就把“王繁旧居处”就改成了“王粲旧居处”,见图 4。从此开始,一些著述在引用曾巩的《万山》诗时就把“王繁”改成了“王粲”。《襄阳府志》(清光绪十一年刊本)卷二载《万山》一诗,就写作“王粲”^[3]178。《湖北襄樊市地名志》在介绍万山时提及此诗,亦写作“王粲”^[4]。屈启旺等编著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襄樊》介绍万山时,引用曾巩的《万山》诗,也写作“王粲旧居处”^[5]。《作家杂志》所载朱玉葵《解佩令考释》一文中,所引曾巩《万山》一诗写作“王粲”^[6]。潘月《唐宋八大家与襄阳考论》中选注曾巩《万山》时,亦写作“王粲”^[7]。另外,在《襄阳晚报》^[8]、《襄樊日报》等纸媒以及中国襄阳政府网、搜狗百科“襄樊”词条中,所引曾巩《万山》一诗也都写作“王粲”。个人著述、地方志、新闻媒介、政府网站都把本来是两个人的“王繁”改成了一个人“王粲”。

萬山
 萬山臨漢皋峯嶺頗秀發王繁舊居處荒草久埋沒
 解佩蓋已迷沈碑終自伐最宜北城望正值氣鶩歌
 縹緲出煙雲清明動毛髮留連至歸時長見西林月
 漢陽泊舟
 暫泊漢陽岸不登黃鶴樓江含岷氣萬里正東流驚
 風孤鷓起蔽日寒雲浮祇役雖遠道故懷成薄游興隨
 滄洲發事等漁樵幽烟波一尊酒盡室載扁舟

图 4 陳焯《宋元诗会》

二

曾巩,字子固,北宋建昌军南丰县(今江西省南丰县)人,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仁宗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登进士第。历任天平司法参军、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判官告院、英宗实录院检讨官。出通判越州,历知齐、襄、洪、福、明、亳诸州。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留判三班院,迁史馆修撰,管勾编修院,兼判太常寺。五年(公元1082年),拜中书舍人。六年(公元1083年),病逝于江宁府。曾巩为官清廉,颇有政绩,在政治上力求改革弊政,富国强民,在文学上为当时的诗文革新运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被后人追谥为“南丰先生”。

熙宁六年六月,曾巩奉命离齐赴襄,因其为官清正,政绩卓越,临行前齐州百姓极力挽留,“州人绝桥闭门遮留,夜乘间乃得去”^[9]。二月二十七日至襄州,刚上任的曾巩立即澄清前任知州遗留的一桩冤案,将拘押的一百多号人全部释放。此时,正值襄州旱情严重,一直延续到次年春季。他在《襄州岳庙祈雨文》中写道:“自秋不雨,方冬尚温。麦田苦于旱干,民室忧于病疴。”^[10]面对严重的旱灾,曾巩不得不向神灵祈雨,作《襄州岳庙祈雨文》《襄州诸庙祈雨文》《又诸庙祈雨文》《雍山祈雨文》《邪溪祈雨文》等。四月得雨,作《雍山谢雨文》《邪溪谢雨文》《诸庙谢雨文》等。五月复旱,又作《五龙堂祈雨文》《灵溪洞祈雨文》《又大悲祈雨文》《诸葛武侯庙祈雨文》等。而后又得雨,作《诸庙谢雨文》《诸寺院谢雨文》等。如此反复,祈雨谢雨,可谓是焦心劳思,忧民如子。

根据李震编写的《曾巩年谱》,《万山》一诗的创作时间应为熙宁七年(1074年)四月^[11]。“万山”,即襄州(今湖北襄阳)万山。李震《曾巩年谱》在《万山》中按:“《襄阳府志》(卷第四)云:‘万山,县西北十里,与岷山、紫盖山为三岷,是山乃上岷也。’《图经》云:‘万山在襄阳城西,相传郑交甫所见游女,居此山下。’《元和郡县志》云:‘一名汉皋山,在襄阳县西十一里,与南阳郡邓县交界处。’故诗云:‘万山临汉皋。’”^[11]

《万山》为五言古绝,全诗押仄韵,月部,不换韵,而且受近体诗的影响明显,处处显露出格律的痕迹。作者以平实质朴的笔调,描绘了万山凄清幽静的景象,借“解佩”“沉碑”之典表达了自己平和恬淡、不慕名利的心境,“在社会与自然中寻求一种清闲、清静,无论面对喧哗的酒席,还是面对自然的宁静,都保持一种平和与恬淡”^[12]。这也反映出曾巩在处理现实和理想的矛盾时的圆融,是其独特的人

生哲学的一个缩影。

“解佩”,典出“解佩授珠”。据张衡《南都赋》李善注引《韩诗外传》曰:“郑交甫将南适楚,遵彼汉皋台下,乃遇二女,佩两珠,大如荆鸡之卵。”^[13]又据刘向《列仙传》载:“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游于江汉之湄,逢郑交甫。见而悦之,不知其神人也。……”^[14]郑交甫上前挑逗:“愿请子之佩。”二女解下佩珠相赠,郑交甫喜不自禁,以为得到了定情信物,藏于怀中。“趋去数十步,视佩,空怀无佩。顾二女,忽然不见。”明万历《襄阳府志》亦载:“万山之西有曲隈,为解佩渚,乃交甫遇女神处。”

“沉碑”指的是杜预碑。欧阳修《岷山记》:“元凯铭功于二石,一置兹山之上,一投汉水之渊。是知陵谷有变而不知石有时而磨灭也。岂皆自喜其名之甚而过为无穷之虑欤?将自待者厚而所患者远欤?”^[15]《襄阳耆旧记校注》载:“预好留后世名,常言‘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刻石为二碑,记其勋绩,一沉万山之下,一(立)[沉]岷山之(上)[下],曰:‘焉知此後不为陵谷乎!’[其沉碑,今天色晴明,渔人常见此碑於水中也。](《南雍州记》)”^[16]《水经注校》亦载:“沔水又东迳方(万)山北……山下潭中,有杜元凯(杜预,字元凯)碑,元凯好尚后名,作两碑,并述己功,一碑沉之岷山水中,一碑下之于此潭,四百年之后,何知不深谷为陵也。”^[17]

“北城”,指襄阳北城。李震《曾巩年谱》在《和贡甫送元考元考不至》中按:“诗云:‘蓬山有行客,欲上北城舟。’‘北城’当与《万山》诗‘最宜北城望’中‘北城’为同一地。襄阳有北城,汉水经其下。”

明代何廷秀给曾诗以很高的评价,认为曾诗的特点是“峻”“壮”“清”“澹”(《读曾南丰诗》)。方东树认为“南丰学鲍学韩,字字句句与之同工,无一字不着力”(《昭昧詹言》)。符遂称赞曾巩诗歌“格调超逸,字句清新”(《曾南丰先生诗注序》)。可见,曾巩的诗歌成就虽然不如其散文成就突出,但曾巩的诗歌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还是不容忽视的。

三

那么“王繁旧居处”中的“王繁”究竟指的是谁呢?到底是“王粲”的误刻,还是另有其人?

《襄阳府志》(清光绪十一年本)卷五载:“繁钦宅在县西北。繁钦宅与王粲宅并在襄阳。王粲宅在县西北。王粲与繁钦同邻并井,宅基及井见在。王粲宅在县西二十里岷山陂下。”^{[3]388}从中我们可以得知,王粲与繁钦同邻。《襄沔记》亦载:“繁钦宅、王粲宅并在襄阳,井台犹存。”^[18]东晋著名史学家、

文学家习凿齿在其所著的《襄阳耆旧记》中写道：“王粲与繁钦，并邻及井，粲以西京扰乱，乃之荆州依刘表，其墓及井见在。”另外，习凿齿曾不满桓温篡逆之心，作《与桓秘书》，告诫桓氏，当向“命世作佐者”和“高尚而德迈者”看齐，而不要做“瓌瓌常流，碌碌凡士”。信中写道：“抚乘踌躇，慨尔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孙坚之所陨毙，裴杜之故居，繁王之故宅，遗事犹存，星列满目。瓌瓌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19]此处之“繁王”，即指繁钦与王粲。清代专供文人作诗时选取词藻和寻找典故，以便押韵之用的类书《佩文韵府》，便收录“繁王”一词，其注引《晋书·习凿齿传》“繁王之故宅，遗事犹存，星列满目”等句，按亦谓繁钦王粲。由此可知，“王繁”盖为王粲与繁钦二人之简称，各取其姓，以代二人。“王繁旧居处”即王粲、繁钦之旧居处。

王粲，字仲宣，山阳高平人。“年十七，乃之荆州依刘表”^{[20]340}，刘表卒，力劝刘表之子刘琮归降曹操。后辟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王粲“善属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宿构；然正复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20]342}，南朝梁刘勰许为“七子之冠冕”^[21]。繁钦，据《三国志·卷二十一·魏书二十一·王卫二刘傅传》裴松之注引《典略》曰：“钦字休伯，以文才机辩，少得名於汝、颍。钦既长於书记，又善为诗赋。其所与太子书，记喉转意，率皆巧丽。为丞相主簿。建安二十三年卒。”^{[20]344}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二十三·魏书二十三·和、常、杨、杜、赵、裴传第二十三》记载：袭避乱荆州，刘表待以宾礼。同郡繁钦数见奇于表，袭喻之曰：“吾所以与子俱来者，徒欲龙蟠幽藪，待时凤翔。岂谓刘牧当为拨乱之主，而规长者委身哉？子若见能不已，非吾徒也。吾其与子绝矣！”^{[20]376}钦慨然曰：“请敬受命。”据有限的史料可知，王粲与繁钦是因避乱荆州才得以“同邻并井”。

对于王繁二人之故居，后人诗作以此用典者亦不少。金代遗民李俊民所作《仲宣井》一诗有云：“试看汲古几何深？犹有馀波慰渴心。谁把石栏移便坐，并邻又得一繁钦！”^[22]清人戚学标在其《景文堂诗集》（清乾隆五十六年刻本）卷九有载《泛舟镜川和同人韵》一诗，诗云：“李白宗之看并载，繁钦王粲本同邻。”^[23]尤其是王粲井，在诸诗家中备受青睐。唐代杜甫《一室》诗云：“应同王粲宅，留井岷山前。”又有《回棹诗》云：“吾家碑不昧，王氏井依然。”孟浩然《冬至后过吴张二子檀溪别业》诗云：“卜邻依孟母，共井让王宣。”宋代苏轼《万山》诗云：“下有

仲宣栏，纒刻深容指。”除此之外，明代河东学派开创者薛瑄在其《襄阳歌》中亦云：“更寻王粲宅，留井岷山前。”然依《襄阳府志》之说，“王粲与繁钦同邻并井”，则“王粲井”作“王繁井”更为确切，盖王粲名气较繁钦显赫，而忽略了繁钦罢。

虽说王粲与繁钦为邻，然二人交游之事却鲜见于史料。黄燕平《王粲荆州交游考论》一文据《襄沔记》所载“繁钦宅、王粲宅并在襄阳，井台犹存”，得知王、繁所居相距不远，从而推断二人可能有交往^[24]。笔者认为此说稍有欠缺，二人曾“同邻并井”，后来又共事曹操，二人有交往是肯定的。据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曹植从曹操西征在建安十六年”条：

《魏志·武帝纪》载，建安十六年秋七月，操西征。曹丕《感离赋序》：“建安十六年，上西征，余居守，老母诸弟皆从，不胜思慕，乃作赋。”曹植《离思赋序》：“建安十六年，大军西征马超，太子留监国，植时从马。意有忆恋，遂作《离思赋》云。”是行也，从者尚有丁仪、王粲、阮瑀、徐干、繁钦^[25]。

由此可知，王、繁同为曹操幕僚，皆曾跟随曹操西征马超，二人交情是否笃厚因缺乏资料无法证实，但有交情必属实。

综上所述，曾巩《万山》诗应作“王繁旧居处”，后人写作“王粲”者，盖以“繁”跟“粲”字形相似，或因王粲为“建安七子”之一，在文坛上比繁钦影响大，主观地改作“王粲旧居处”。或以为王繁是一个人的名字，认为历史上没有王繁这个人在万山居住过，就武断地把“王繁”改成了“王粲”。

学者著述、地方志、新闻媒介、政府网站都把本来是两个人的“王繁”改成一个人“王粲”，虽然是一字之差，但它弄错了史实，使名胜古迹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弱化，这种以讹传讹的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名山与名人，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作为后人，特别是学者和政府工作人员，首先我们要能读懂古人的作品，在此基础上，才能传承文化遗产。而不能把“清明動毛髮”刻成“清明動毛發”，不能把“王繁旧居处”写成“王粲旧居处”。

注释：

①应为“髮”。

[参考文献]

[1] [宋]曾巩. 曾巩集:卷5[M]. 陈杏珍, 晁继周,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74.

- [2]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 全宋诗[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5564.
- [3] [清]恩聊修, 王万芳. 湖北省襄阳府志(据光绪十一年刊本影印)[M]//中国方志丛书.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76.
- [4] 襄樊市地名领导小组. 湖北襄樊市地名志[M]. 1986: 146.
- [5] 屈启旺, 等.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襄樊[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1: 143.
- [6] 朱玉葵. 解佩令考释[J]. 作家, 2007(12): 94-95.
- [7] 潘月. 唐宋八大家与襄阳考论[D]. 南宁: 广西师范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2011: 64.
- [8] 白昫. 风物·岷山古井故事多[N]. 襄阳晚报, 2011-09-20(24).
- [9] [宋]曾肇. 曲阜集·子固先生行状: 卷3[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388.
- [10] [宋]曾巩. 曾巩集: 卷39[M]. 陈杏珍, 晁继周,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542.
- [11] 李震. 曾巩年谱[M].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1997: 313.
- [12] 喻进芳. 清静·平和: 曾巩律诗、绝句的主导风格[J]. 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9, 28(6): 34-38.
- [13] 张衡. 张衡诗文集校注[M]. 张震泽, 校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171.
- [14] 王叔岷撰. 列仙传校笺[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52.
- [15] [宋]欧阳修. 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岷山亭记(中)[M]. 洪本健, 校笺.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1044.
- [16] [晋]习凿齿. 襄阳耆旧记校注[M]. 舒楚, 张林川, 校. 武汉: 荆楚书社, 1986: 369.
- [17] [北魏]酈道元. 水经注[M]. 王国维, 校.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897.
- [18] 刘毅纬. 汉唐方志辑佚[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 423.
- [19] 周建江辑校. 三国两晋十六国诗文纪事[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1: 508.
- [20] [晋]陈寿. 裴松之注三国志(上)[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9.
- [21]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 文心雕龙校注[M]. 杨明照, 校注拾遗.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300.
- [22] [金]李俊民. 庄靖集(下)[M].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6: 336.
- [23] [清]戚学标. 清代诗文集汇编(404)[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464.
- [24] 黄燕平. 王粲荆州交游考论[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3): 439-444.
- [25] 曹道衡, 沈玉成. 中古文学史料丛考[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43.

Textual Research on “Wang Po” in Wan Shan Written by Zeng Gong

LIU Yong-wen, LI Shu-kuan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Zeng Gong's “WanShan” poem was first seen in YuanFengLeigao(《元丰类稿》) published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nd all versions of the third sentence of this book were the same and written as “Wang Po's old residence(王繁旧居处)”. However, in the Qing Dynasty, it was written as “Wang Can's old residence(王粲旧居处)” in Chen Zhuo's SongYuanShihui(《宋元诗会》). Since then, some writings have changed “Wang Po(王繁)” to “Wang Can(王粲)” when quoting this poem. After researching a large amount of literature and materials, it was confirmed that “Wang Po” was absolutely correct, and “Wang Po(王繁)” is the abbreviation of “Wang Can(王粲)” and “Po Qin(繁钦)”.

Key words: Zeng Gong; WanShan; Wang Can